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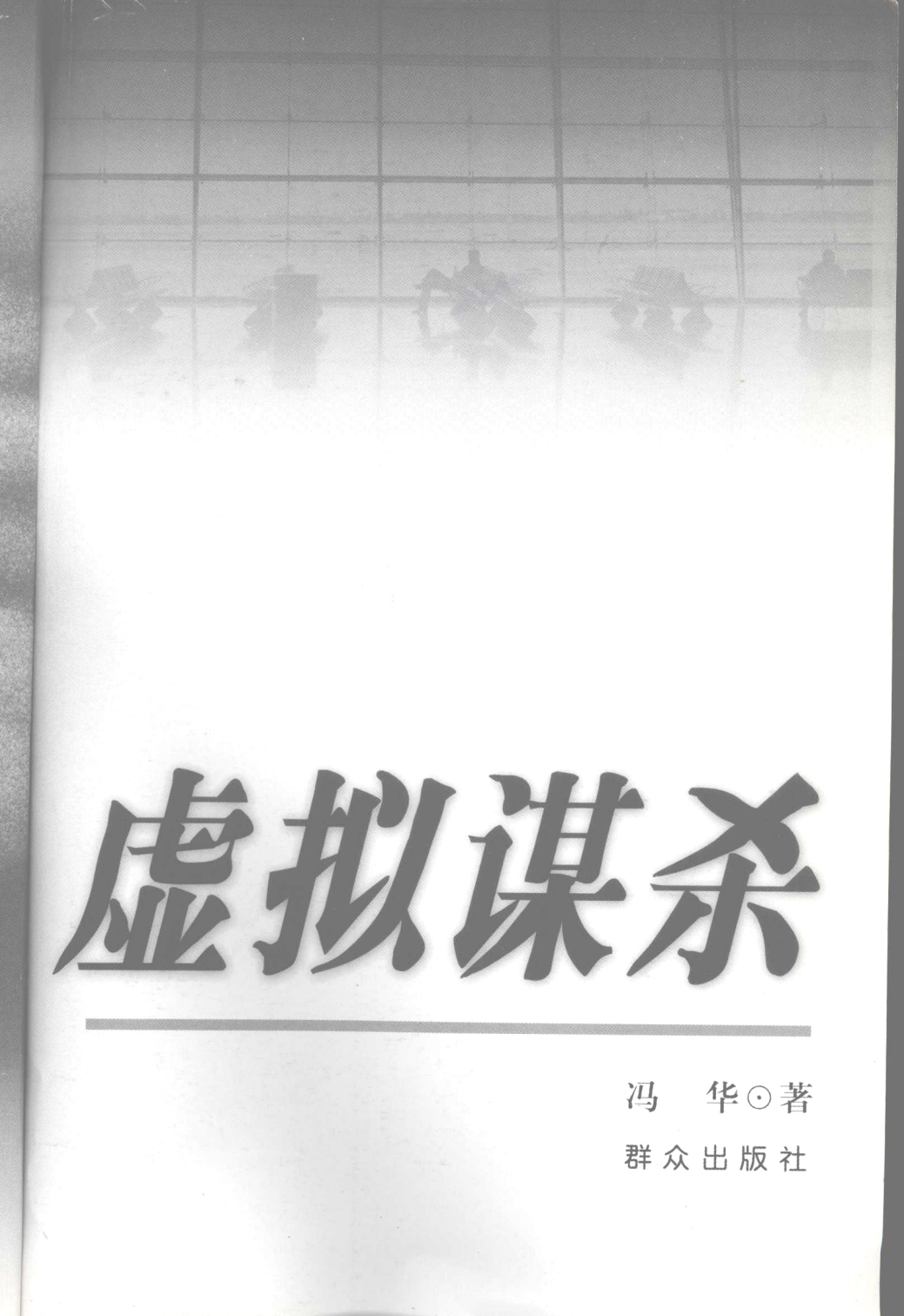
冯华侦探文集

现代都市情感心理探案系列

虚拟谋杀

冯 华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虚拟谋杀

冯 华◎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虚拟谋杀/冯华著. —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2.1
(冯华侦探文集)

ISBN 7-5014-2638-4

I. 虚… II. 冯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0702 号

虚拟谋杀

冯 华 著

策 划/啄木鸟杂志社
策 划 人/张 旌
责任编辑/张 旌
封面设计/王 子
责任印制/张建平

出版发行/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社 址/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: 100078
经 销/新华书店
印 刷/北京京安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25 印张 205 千字 插页 2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8000 册

ISBN 7-5014-2638-4/I·1089 定价: 15.00 元

虚拟谋杀

1

早晨八点钟，床头的小闹钟“嘟嘟嘟嘟”地叫起来。沉睡中的常远被铃声惊醒，从被窝里欠起身，伸出手臂想把闹钟的铃声按掉。但闹钟放得有点儿远，常远不得不把大半个赤裸的上身暴露冰冷的空气里，才能够到闹钟，使它安静下来。

天气很冷，而空调又坏了。即使是关紧窗户的室内，温度也不会超过零度。冷空气的刺激很有效，常远一下子便从余韵未消的睡眠中清醒过来。他坐起身靠在床头，打了个冷战，从身边拿起一件棉毛衫套在身上，滚热的肌肤接触到凉冰冰的衣物，不由自主地又打了一个冷战，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

常远疲倦地叹了口气，低头看看床上。他的女友雷明华将棉被裹得紧紧的，连头都埋在被窝里，只露出一头染成棕色的头发，那场面看上去有点奇怪，就像被窝里开出了一丛鸡冠花。常远伸出手拨弄着雷明华的头发，雷明华没有反应。常远想了想，伸手拿过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塞进雷明华的被窝，用冰冷的玻璃钟面去贴雷明华的脸。

雷明华被冻醒了，把被子更紧地裹住自己的身子，一边在被窝里嘟哝着抱怨：“干什么呀你，太讨厌了，我才刚睡着。”

常远伸手去掀雷明华的被子，终于迫使雷明华露出了脸。常远恶作剧地说：“谁让你故意把闹钟放那么远，让我够不着。”

雷明华叫起来：“你真是狗咬吕洞宾。老是说上班迟到看老

板白眼，自己上了闹钟，早上铃一响，随手又关掉。我这是帮你按时起床，你还不领情。”

常远脸色阴郁地说：“想到要去公司就头疼。”

雷明华在被窝里嘟哝着说：“那就别去了，最多换一家做。”

常远说：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到了哪儿都差不多，我又不是没换过。”

雷明华翻了个身，换成趴在床上的姿势，被子翻乱了，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。常远怔怔地看着，却没有有什么反应。

雷明华闭着眼睛说：“帮我把被子掖掖好，冷死了。”

常远说：“得找人修空调，这鬼天，太冷了。”

雷明华说：“这是男人的事儿。”

常远抬手替雷明华去掖被子，他的手落在雷明华赤裸的后背上，感觉到一片温软的滑腻，他顺手在雷明华后背上抚摸了几下，又把手抽出来。

雷明华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，不想抓紧时间做做热身运动？”

常远无精打采地说：“算了，得起来了，不然又得迟到。每次迟到打卡的时候，我真恨不得把那个老太婆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他斟酌着用什么词来表达他的仇恨，想了想，说，“把她剁碎了喂咱们的狗。”

说着，常远开始从床头的椅子上找衣服穿，衣服堆得乱七八糟的，弄得常远很烦躁。

雷明华在被子里看着常远的举动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你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，做程序设计压力那么大，这样下去，迟早得神经衰弱。”

常远穿着裤子说：“不用迟早，现在已经神经衰弱了。昨晚上床以后折腾了差不多两小时才睡着，而且全是乱七八糟的梦。”

雷明华的睡意好像彻底消除了，她仰面看着天花板说：“我也差不多了。每天晚上听着热线里那些人唠唠叨叨，没完没了地

讲他们的倒霉事儿，听得我头都快炸了，可还得装模作样劝他们热爱生活呀，相信真情呀，其实我真想对着话筒骂一句：去你妈的。”

常远穿好衣服，走到穿衣镜前照了照，镜子里他的面容看上去晦暗憔悴，眼睛深陷到眼眶里。他听着雷明华的话，说：“想骂就骂呀。”

雷明华白了常远一眼：“你别激我，说不准今儿晚上我就憋不住要骂人了。到时候工作丢了，你养我啊？”

常远用手拨弄着乱糟糟的头发，说：“只要我工作没丢，养你也不是件大不了的事儿。”

雷明华说：“得了，那我可不敢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。”常远收拾好，走向雷明华身边，俯身在雷明华脸上啄了一下：“好了，得走了。”

雷明华伸出双臂抱住常远的头，两眼直视着常远说：“我忽然觉得心里很孤单。”

常远凝视着雷明华，刚才还一脸满不在乎的雷明华已经眼泪汪汪了。

常远在雷明华身边坐下，柔声说：“那我不去上班了，管他妈的迟到不迟到，我不干了。”

雷明华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：“常远，你说咱们俩是怎么了？”

常远看着雷明华：“反正我就知道我挺爱你的。”

雷明华的眼泪顺着脸颊淌到枕头上，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也爱你。我总说我恨电台的工作，可真让我离开它，我又受不了。就像你恨电脑，可你哪天不摸它，你就会睡不着觉一样。我就是不明白，看起来我们俩有爱情有事业，可为什么心里总是空荡荡的，一点实在的感觉都没有呢？”

常远和衣躺下，隔着被子搂着雷明华：“幸好我还有你在身

边。”

雷明华喃喃地说：“有什么用呢？我在你身边，你还是一样会烦躁，会焦虑。我们在一起住了两年，对彼此都太熟悉了。就是你不说，我心里也清楚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。”

常远有些茫然地看着天花板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真的，我们怎么会这样呢？”

雷明华说：“刚才你抚摸我的身体，我知道你没有产生欲望，这一点儿也不奇怪，因为我也完全没有感觉。你看，我们还这么年轻，可是连性的需要都淡漠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常远抬手摸摸雷明华的头，说：“你这小脑瓜里总是有这么多问题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”

雷明华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你回答不了的，你跟我一样不知所措。”

雷明华的眼泪已经不流了，她的情绪也渐渐恢复平静，是有些黯然的平静。她转过身，和常远面对面，近距离地看着常远的眼睛说：“昨天晚上做节目的时候，有个男人打电话进来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真不知是不是编出来的。”

常远说：“反正今天我也迟到了，索性不去了。咱俩聊聊吧。这阵子咱俩每天在一起待不了几个小时，你下班回来就凌晨三四点了，早上八点钟我还得上班，等下班回来你又走了。我都快忘记你长什么样儿了。”

雷明华叹口气，说：“那你把衣服脱了，躺到被窝里慢慢聊吧，外面怪冷的。”

常远一声不吭地又把刚穿好的衣服脱了，裸着身子钻进被窝，紧紧地抱雷明华在怀里。雷明华仰起头，脸贴着常远的脸，两人温情地互相摩擦着对方。

常远低声说：“跟我说说你昨天晚上听的故事吧。”

雷明华说：“那时候节目快完了，有个男人打进电话，说一

口普通话，声音挺好听的，说话那语气一听就是受过教育的。他说两年前他有一个女朋友，两人很相爱，爱到死去活来的地步。他女朋友是名医生，就在他们已经准备过一阵子就要结婚的时候，女朋友被调到外地一个医院去进修，走的时候说最多三个月就回来。这三个月里他们每天都会上网，通过发电子邮件来联系，因为女朋友说医院管理很严，打电话不太方便。三个月后女朋友没回来，突然邮件也不发了，这个男人很着急，发了无数个电子邮件找她，却始终没有回音。这时候男人才发现，他居然不知道女朋友去进修的医院是什么医院，地址在哪里，电话号码是多少。他们之间所有的联系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互联网，当网上的联系中断以后，一切都成了空的，就像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。两年里他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女朋友，事实上后来他自己也死心了，认为一定是女朋友早就想和他分手，只是找了一个不那么直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可就在前两个星期，有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，他忽然看见以前的女朋友就站在他家楼下，人很瘦，看起来非常憔悴，一见到他就哭了。那天晚上他们在他家里谈了很长时间，他一直问女朋友这两年里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女朋友哭了很久，最后告诉男人，说自己去医院进修的时候，因为护理一个艾滋病病人自己也传染上了艾滋病。男人当时就傻了，后来他想起来，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很特殊，医生护理病人是不会传染的。可他没有再追问女朋友具体的细节，他发现自己实在是太爱她了，宁愿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”

雷明华说到这儿，看常远一直没出声，就问：“你睡着了？”
常远说：“没有，我一直听着呢，这事儿挺奇怪的。”

雷明华说：“还有更奇怪的呢。这个男人和我讲到这儿时，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是这两年里，我头一次想把听众的故事听完，正好他好像也还想接着说下去，我就让他别断线，等我把节目处理完了，又接着听他的电话。”

常远说：“怪不得今天你那么晚才回来。”

雷明华点点头说：“就是因为听他的故事，完了以后，心里又想了很多事儿，所以回来晚了。你别打岔，听我接着讲。那天他们谈过话之后，女的就哭着走了，男人都忘了送她，只是在自己家里呆呆地坐了一夜。到了早晨男人决定，不管这个女朋友说的到底是真是假，他还是要和她在一起，因为他们分开的这两年里，男人虽然尝试过要忘记她，也曾和其他女人来往过，却始终做不到真正忘记她。这样，男人又去找了他的女朋友，告诉了她自己的决定。女朋友坚决不同意，说自己得的病是不治之症，而且传染，不能过性生活。可男人铁了心，说如果女朋友这次再离开他，他就要自杀。”

常远忍不住问：“这个男人就这么爱他女朋友？”

雷明华说：“是他自己这么告诉我的，我也不敢肯定，但他说话时态度非常诚恳，不像是在说谎的样子。”

常远问：“后来呢？他女朋友要是也爱他，肯定不会同意他的话吧。”

雷明华说：“开始女朋友的确怎么也不同意，说她不能害了这个男人。可到了后来，又被男人说服了。你知道那个男人怎么对他女朋友说的吗？”

常远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，这个男人是不是很善于言辞？”

雷明华说：“对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他是这么对女朋友说的：我的生命本来就有一半是你的，现在你要么把这一半还给我，和我生活在一起，不管多长时间。要么就把另一半也拿去，反正只有一半的生命活着也没什么意义。”

常远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个男人也太会说话了，你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吗？”

雷明华说：“我开头就跟你说了，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编出来的。要是编的，也够有想像力的。而且还没完呢。”

常远说：“你接着说吧，我反正越来越不相信了。”

雷明华说：“他对女朋友说了这番话以后，女朋友痛哭一场，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他们这样子，也不想办什么结婚手续了，这个男人自己有一套房子，他把女朋友的东西搬过来，两个人就算同居在一起了，跟我们一样。”

常远插嘴说：“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这套房子可是咱俩租的。”

雷明华推了常远一下：“你讨厌，别吹毛求疵，听我讲完最耸人听闻的部分。”

常远说：“他们俩在一起发生性关系了？”

雷明华点头说：“嗯，而且那男人告诉我，他没有用避孕套。他是有意不用的，不管他女朋友怎么要求，他就是坚持不用。”

常远疑惑地说：“那他真是不想活了。”

雷明华不理常远的疑问，接着说：“那是两星期前的事儿。他们在一起住了几天，每天什么事儿都不做，就是关在房间里做爱。后来男人去了医院，用一个化名做了HIV病毒检查，化验结果是阳性，也就是证实他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。”

常远又忍不住了：“他真是自己找死。”说着，常远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，精神不知不觉变好了，眼睛亮亮地看着雷明华。

雷明华瞟了常远一眼：“不可思议吧？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说他刚刚完成了一件事儿。你猜是什么？”

常远说：“让我想想——要是他说的全是真的，他这样性格的人，可能会走最极端的路子。他是不是把那女朋友给杀了？”

雷明华翻过身，面对着常远说：“你说对了。他在电话里跟我说：几个小时前，我把她勒死在床上了。这句话一说完，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，他就把电话挂断了。”

常远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里面可疑的地方很多，不一定

是真的。”

雷明华说：“我也知道，可他说话的那种态度，让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决心要死的人。而且，如果他是在编故事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想从我这儿骗取些什么呢？”

雷明华说到这儿，不禁打了一个哆嗦，常远也不由得抖了一下。有一阵子，他们两人没有说话，只是怔怔地看着对方的眼睛。在沉默中，有一种奇特的情绪在空气里滋长，那是一种扭曲而变形的情欲，因为内心的恐惧和孤独开始向全身蔓延。

雷明华轻声说：“抱紧我。”

常远把雷明华紧紧抱在怀里，他们不敢再凝视对方的眼睛，那眼睛里似乎有种莫名的不可掌握的内容在刺激着他们。片刻之后，他们在寒冷的室内默不做声地开始做爱。即使是两个人肌肤相亲，互相进入对方的身体，那种侵入骨髓里的孤独感还是挥之不去。

2

冬天里的日子总是显得非常短。傍晚米朵从医院下班回来时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

一进家门，米朵就把所有的灯都打开，这是冬天里米朵的习惯。越是寒冷的气候里，灯光越是给人带来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温暖感觉。这种温暖虽然不够实在，但对于独居异乡多年的米朵来说，多多少少总是一点慰藉。

米朵觉得有点儿饿，但想到一个人吃晚饭的场面，胃口似乎又消失了。她打开音响，挑出一盘蔡琴的CD来听。在这样一个略显孤寂的傍晚，蔡琴似说还休的歌声非常适合此刻的心情。米朵走到窗口，出神地望着窗外，城市的夜晚已经降临，华灯闪烁不息，蔡琴的歌声在夜晚的空气里如水一般流淌。

身后的电话铃忽然响了，米朵仍然沉浸在音乐中，没有马上去接电话。电话铃很有耐心地响着，米朵叹了口气，转身走到桌前接起电话：“喂？”

“喂，米朵，我是普克。”

听到是普克的声音，米朵不由微笑起来：“你还在外地，还是已经回来了？”

普克说：“刚回来，现在还在局里呢。好久没听见你的声音，先急着给你打个电话。”

米朵笑着问：“怎么回来的，坐火车还是飞机？”

普克说：“火车，整整两天两夜。”

米朵说：“累了吧？有没有吃晚饭？”

普克在电话那头笑着说：“还没有，就是打电话看看你有没有吃饭。这一段时间在外面，都是一个人胡乱凑合，今天回来，很想和你一起吃顿饭。”

米朵回头看看厨房，说：“我还没吃，刚才正在想，一个人做顿晚饭吃好像不太合算。你要是收拾好了，就来我这儿吧，我们在家随便吃一点儿。”

普克笑着说：“那太好了。我先把手头的事情处理一下，一小时之内到你家。”

米朵说：“好的，那待会儿见。”

挂了电话，米朵站在原地微笑着出了一会儿神，然后走到冰箱前，拉开门看了看里面，挑出两个小包装的食品，又把保鲜盒里的蔬菜拿了一些出来，便走到厨房开始准备饭菜了。房间里灯火通明，厨房里传出锅勺相碰的清脆声响，很快又有葱爆油锅的香味四溢开来。这套原本显得冷冷清清的两居室住房里，忽然变得温暖而热闹起来。

普克来到米朵家时，餐桌上的饭菜已经摆好了。他们两人在客厅里面对面地看着对方，脸上都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。

米朵说：“你瘦了。”

普克凝视着米朵，微笑地说：“你还是我脑海里的样子。在火车上的这两天，我常想起你这样面带微笑的表情。”

米朵有些羞涩地笑了，说：“这一次又是一个多月没见面了。案子办得顺利么？”

普克点点头：“嗯，这个案子的案情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罪犯太狡猾，一个月的时间都用来追他了。而且他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狡兔三窟，害我们把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。”

米朵说：“只要抓到人就好。好了，洗洗手吃饭吧。”

普克去厨房洗过手，两人开始坐下吃晚饭。米朵因为普克的到来，特意多做了两个菜。

普克看样子是饿了，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，米朵时而看看普克，抑制不住脸上的笑容。直到一碗饭下肚，普克放慢速度，这才发现米朵在含笑看着他。

普克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狼吞虎咽的，不像话吧。”

米朵笑着说：“你不知道对厨师最好的赞誉，就是把他做的饭菜一扫而光么？”

普克看着米朵：“在外面这一个月也没跟你联系，最近你还好吗？”

米朵点点头：“还好，在医院上班的时间都挺忙的，业余时间还是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有时候去看场电影。不过，最近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新差使，和你算是有点关系的，你猜是什么？”

普克猜测着说：“和我的工作有关系？还是和我这个人有关系？”

米朵笑着说：“和你学的专业有关系。”

普克说：“你学电脑了？”

米朵点头说：“嗯。不过也说不上学电脑，只是总看到各种关于电脑的报道，而且你又学过这个专业，想接触一下试试看，

前几天自己就买了一台电脑回来。我也不懂怎么用，还等着你回来了好好教教我呢。”

普克笑着说：“真有进取心呀，想用电脑做点儿什么呢？”

米朵说：“你别笑话我，我就是觉得好玩。我也用不着学什么软件设计，就想把电脑里最简单最基本的那些内容学一下。对了，听说在互联网上可以浏览到很多信息，可能对我查一些最新的医学资料也会有帮助。”

普克说：“那当然。网络的功能可不止这一两项，这样吧，你真想学，我慢慢教你。也不用教太专业的东西，就把你生活中可能用到的一些功能让你慢慢熟悉了解吧。”说着，普克笑起来，“没想到一个月不见，你会喜欢上电脑。其实我也想好了，这次回来，我的宿舍里要装部电话，买台电脑。这样，会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多方便，以后我们俩之间也多了一种联系方式了。”

米朵笑着说：“那就说定了，你可得负责把我教会。事先告诉你哦，我在这方面很不开窍，到时候你可不能嫌我这个学生太笨。”

普克微笑着说：“怎么会呢？我从来都觉得你很聪明。只是人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你让我拿着手术刀去给病人做手术，我只怕会成为杀人犯呢。”

两人都笑起来。吃过饭，普克帮着米朵收拾好桌子，两人就到米朵的卧室里看她新买的电脑。

普克打开电脑，屏幕上显示进入WINDOWS系统。普克问：“是电脑公司的人帮你装好的软件？”

米朵说：“电脑公司帮我装了窗口文件，后来我们单位一个比较懂电脑的同事又帮我装了一些常用的软件。”

普克点击着鼠标查看着电脑里的各类软件，说：“哦，你这台电脑的配置还不错，硬盘内存都够用的了，内置式调制解调器，你只要连上电话线就可以直接上网了。怎么样，想不想先尝

尝上网的滋味？”

米朵有些好奇地说：“好啊，你连上网络让我看看。”

普克帮米朵把电话线联上电脑，然后坐在电脑前，开始拨号上网。拨号音之后，一阵略显刺耳和嘈杂的声音从电脑里传来，米朵充满好奇地在一边看着，屏幕上出现正在联入互联网的提示框。

米朵笑着说：“这声音是哪儿来的？”

普克说：“是调制解调器的声音，它的英文名字听起来很像中文的猫，所以大家都把它叫做猫。它的作用简单地说，就是把电脑里的信号变成可以由电话线传递的信号，由此进行信号的传输。”

普克尽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为米朵做解释，米朵睁大眼睛，听得很专心。在普克的指点之下，她开始小心地尝试着自己进行操作。

普克笑着鼓励米朵：“我说过你很聪明吧，一学就会。”

米朵脸上露出孩子一样的表情，全神贯注地进入学习状态。时间飞一样地流逝，等米朵觉得眼睛酸胀不堪抬头看表时，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。

米朵揉着眼睛惊讶地说：“唉呀，怎么这么快，一眨眼就一点钟了。”

普克笑着说：“一点儿也不奇怪，你这才刚开始入门，等以后用熟了，只怕会整晚上都耗在网上的。以前我在电脑公司做事的时候，经常通宵泡在网上，有一阵子身体的生物钟都弄乱了，一到夜里就会失眠。我先提醒你，你可要小心。”

米朵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又回到屏幕上，说：“真是神奇，像另一个世界。”

普克听了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以前你对我说过的一句话。”

米朵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屏幕上调转过来，看着普克，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普克笑了，摇着头说：“不会现在就开始走火入魔吧？你刚才说，真是神奇，像另一个世界。这句话让我想起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。”

米朵想了想，说：“嗯，我记得。我说自己刚学医的时候，看见人体结构的复杂，觉得人体是一个神奇的世界。后来发现人的心理世界，是一个比人体更复杂的世界。”

普克说：“网络也是一个世界，有些人说它是虚拟的，其实也不尽然。但我个人的体验是，这是一个虚拟和真实相互交织的世界，它最大的特点是令你无法确定，在这个看似虚拟的世界里，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幻像。它吸引你沉迷其中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量，有可能会无力自拔。”

米朵笑起来：“听你这么一说，网络简直像毒品了。”

普克认真地说：“对某些人来说，这个说法并不过分。网络可以转移人的痛苦和焦虑，麻醉人的精神，使人忘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闷，令人上瘾。现在已经有很多调查结果表明，因为网络而上瘾的人，并不比被毒瘾控制的人更幸福。”

米朵问：“真的会上瘾么？”她转过脸去看屏幕，屏幕上刚刚下载的一个动画笑话开始运行，一个古怪的小人在屏幕上又说又跳，配合着滑稽的音乐，讲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。米朵情不自禁哈哈大笑，普克在旁边看着米朵，脸上流露出说不清是喜是忧的表情。

可很快地，他也被屏幕上的动画笑话逗得笑起来，暂时地忘记了他要提醒米朵的话。

米朵送普克走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。

普克站在门口，看着米朵说：“你该睡了，眼睛通红的，别影响了明天上班。”

米朵说：“真是的，明天上午我还有一个手术呢。”

普克笑着说：“刚才看你那么着迷的样子，我真有些担心会把你领入歧途。”

米朵有些迷惑：“可现在都说，在二十一世纪，电脑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在社会中必须掌握的四种基本技能之一了。像我这样的电脑盲，还不该抓紧时间扫盲么？”

普克想了想，微笑着说：“米朵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我一直没有问过你，你平时的生活是不是很寂寞？”

米朵坦白地说：“我想，应该可以这么说。虽然我并没有特别地考虑这个问题，不过，我想那是因为我已经习惯这种寂寞日子了。”

普克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总让我觉得很亲近，我想，可能就因为我们的内心实在太相似了。”

米朵听了普克的话，没有做声。他们一里一外地站在门口，互相注视着对方，眼睛里都隐约流露出某种难以言述的情绪来。

普克又说：“你相信么？有的时候，越是内心珍惜的人，越是不敢轻易靠近。”

米朵凝视着普克：“我明白，因为距离可以保持自己和别人不受伤害。”

普克默默地注视着米朵，好一会儿，他微笑起来，向前迈了一步，低头在米朵的额上轻轻地吻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米朵，我心里真的很珍惜你。”

米朵点点头说：“我也一样。”

普克柔声说：“早点睡吧，等我把手上的案子结束了，我就来找你。”

说完，普克转身向楼下走去，米朵站在门口看着普克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时，才回到房间关上了门。她站在门里想了一会儿，发觉刚才的场景似曾相识。那是她和普克相识不久时曾出